



这里是难民区残老院旧址，当时灰墙上一个大红“拆”字，显示此地城市界面终将改变。但值得欣慰之处，也在于能够及时找到更多新线索。

今年，苏智良与学生王海鸥合著的《饶家驹：被遗忘的英雄》由学林出版社出版。“谨以此书献给‘难民之父’饶家驹先生，献给当年创立了‘二战’时期最出色难民中立区——上海南市难民区的人们。”

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这一学术成果终于落地，不仅让更多的中外人士了解到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，也让战火频仍的世界看到“保护区”的起始，或许可以从中汲取养分，为人类未来的和平之路寻求走向……

南市上空的红十字旗
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热映之际，今年8月，国际友人约翰·拉贝之孙托马斯·拉贝来到南京，与中国学者、各界人士共同回顾了当年由约翰·拉贝所创设的南京安全区。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后，进行了针对放下武器的军人以及平民的无差别大屠杀。当时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处负责人的约翰·拉贝偷偷记录了日军暴行，又通过建立国际安全区的办法，与其他国际友人一道，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。

在苏智良看来，比较饶家驹与约翰·拉贝，更可以看出饶家驹贡献之巨。“饶家驹与拉贝应该是认识的。”苏智良告诉记者，“但现在有一些媒体在报道相关内容时，称呼饶家驹为‘上海拉贝’，我觉得不算精确！原因不仅仅在于饶家驹比约翰·拉贝年长四岁，更因为饶家驹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时间比约翰·拉贝早，拉贝当年向饶家驹求援，介绍日本外交官和军官，协助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，在日记中有很多记载。上海安全区在许多方面的实际效果也好于南京。”

从战事爆发的时间顺序上看，确实先有“八一三”



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期，满满一车难民正从战区撤出前往南市安全区。

淞沪会战，然后才有了日军占领上海后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推进。但苏智良所说“实际效果”，其实指的是约翰·拉贝凭借个人种种努力，但仍难免日军频频闯入南京安全区搜人、奸淫掳掠，而在上海南市安全区，这样的情况要好很多。“南市的战斗刚刚休止，硝烟还未散尽，一队粗壮、矮个的日本兵，趾高气扬地踏进了南市的北部，在大街上随意闲逛。难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却又无人敢对占领军吱声。这时，一位60岁左右、穿着教士服装、戴着眼镜的白人，遮住了这群日本兵的去路，他竟然用流利的日本话告诫他们：这里是中立区、安全区，武装军人不得入内。”《饶家驹：被遗忘的英雄》的引子部分，写下了1937年11月9日的一些情况。此时的上海，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中的首场百万人大战，上海城市的发祥地南市，从黄浦江边到邑庙路，船上、岸上、街道，到处火光冲天。百年老店烧成断垣残壁，路边，孤儿在惨叫，老人在哭泣……但戴着眼镜的传教士，一点不慌张，也不退缩。他面对剑拔弩张的日本兵，仍用平和但坚定的语气说道，“你们的松井石根司令官保证过，日本军人不会进入这里，请你们后退”。当日本兵听眼前这位西方人报出松井的日语发音“MACHIYI”时，明显犹豫了一下，接着退出了难民区。

苏智良告诉记者，饶家驹极具语言天赋，英、法、